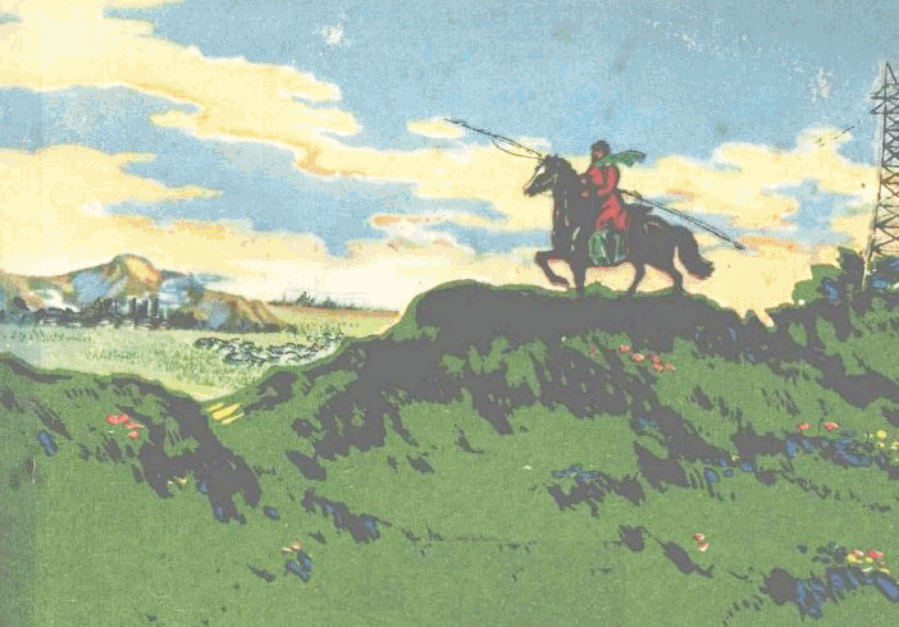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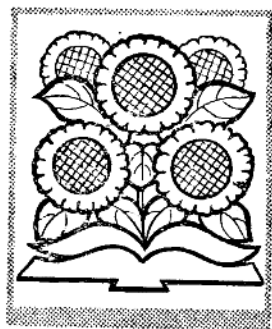
新疆新人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出版社

毛 主 席 语 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,首先是为工农兵的,为工农兵而创作,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革命的文艺,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,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。



小 说

目 录

- 天高云淡.....于鲁人(1)
- 边疆新人.....石言志(14)
- 女支书.....沙 采(23)
- 吃梨.....础 石(30)
- 眼睛.....晓 钟(37)
- 鱼水情深.....江 文(48)
- 回北京的路上.....吉业文(54)
- 驼铃迎朝晖.....集宁市工农兵业余创作组(59)
- 海阔天空.....玛拉沁夫(64)
- 春意正浓.....白大中 吴 潇(77)
- 岱海春潮.....张 星(82)
- 换标语.....伍 武 伍 施(89)
- 春从大庆来.....纪华文(95)
- 特别“陪嫁”.....思 边(101)
- 第一课.....刘静月(107)
- 北疆青松.....洪兴文(112)
- 向沙漠进军的人们.....郑 新 沙 军(132)
- 带头人.....巴彦淖尔盟革委会写作组(153)

天 高 云 淡

于鲁人

九月份的最后几天，矿石破碎机工程的安装进入了决战阶段。那些为破碎矿石服务的工程，象变电所、翻车机，都纷纷试车投产了。报捷的喜讯和锣鼓声，不住地在工地传颂。人们怀着胜利的喜悦，把注意力转向了主体工程——破碎机的安装。

为矿石破碎机新建的厂房，已经在涂刷最后一遍油漆；厂房顶上的防水工程正在突击；热气腾腾的沥青散发着浓重的焦油气味。几个油工站在吊筐里，在一百多米高空悠荡着，往厂房的墙头上刷写“工业学大庆”和“开发矿业”的红油大字。

这几天，矿山建设指挥部的工房里很火热，彻夜亮着灯火，工人进进出出，脸上堆着笑容，等待着指挥部下达安装破碎机的命令。

指挥部派专门的小组负责往工地运送破碎机，这个自己设计、自己制造的大型矿山机械有近百吨重、有两层楼房那么高，能把碾盘大的矿石吞进去咬成拳头大的碎块。现在用四

台拖拉机，把这个庞大的机械拖在滚道上，正缓缓地向新厂房移动。

形势喜人。

谁也没想到在这么好的形势下，又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宋指挥和负责安装破碎机的班长林志云发生了这么大的冲突。

消息传播得很快，有人说宋指挥和林志云是在安装方法上顶了牛；也有人说两人撕破了脸，吵到了党委副书记、军代表老冯那里去啦。

尽管传说不一，冲突却是事实。

因为有人亲眼看到宋指挥从指挥部出来，脸色很不好看，顶着一脑门汗珠子，径直往拖拉机那边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拖拉机的吼叫声就停止了。脚前脚后，林志云和军代表老冯也走出指挥部。

林志云有五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有一副朴实憨厚的脸面。他穿了件被铁丝划破了肩头的工作服，身上缠着安全带，指着耸立在厂房上空的两个大吊杆，不停地向军代表老冯讲解着什么。

军代表老冯岁数比林志云小些，个子却高一头。他规规矩正戴着军帽，保持着军人特有的风度。他在全神贯注地听林志云的讲述，眼睛追随着林志云的指点，脸上浮着微笑，不断地向林志云提出问题，请他重复一遍刚才讲过的那些要点。

他们两人肩并肩沿着新铺设的铁路线行走，分析这场冲突的原因。

原来，这个钢铁基地的原料矿山在“九大”团结、胜利路线的指引下，为扭转钢铁生产的徘徊局面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“工业学大庆”和“开发矿业”的群众运动。党委领导广大工人群众狠批了“抓中间，带两头”的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狠批了“爬行主义”、“洋奴哲学”，决心生产更多的矿石支援钢铁基地，组织了一场使破碎矿石的能力翻一番的大会战。他们拔除了苏修设计的老掉牙的破碎机，自己设计制造了一台大型破碎机，产量提高了一倍半。工人们只突攻了五十多天，新破碎机的厂房也改建完工了。看来一切都不成问题。当问题轮到安装这台破碎机时，宋指挥提出把破碎机拆卸成四瓣，一截截吊进厂房的基础上分两次组装，原因是破碎机太重，现有的两台吊杆每台只能承吊四十吨，两杆抬吊也不敢吊上百吨的物件。但是，安装班长反对把破碎机拆成四瓣的分段吊装法，他主张把破碎机整体运到平台上，一次吊装。这样，既可以争取一段时间，也可以免除拆卸破碎机时的火焊切割而影响机械质量。两个方案，在会议上形成对垒，林志云冒失地说宋指挥是“穿新鞋走老路”，一句话顶得宋指挥脸红脖子粗，冲到咀边的话也噎了回去，气哼哼地离开了指挥部。

现在林志云和老冯走在路上，两人的思绪都聚在一个人身上。

林志云说：“责任在我，没做细致的工作，就顶撞了老宋。”

老冯说：“今天的问题出在你们两人的身上，责任却在我这儿，火车快，全凭车头带，吊装方案分歧这么大，说明咱们领

导班子思想不统一，这要从线上找原因。”

老冯的话触动了林志云。

林志云说：“老宋是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同志，开发矿山以来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，可就是……”

没等林志云说出来，老冯就接过话头说：“因循守旧，是不是？他认为分段吊装是保险的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没想到分段解体动用火焊后对破碎机质量的影响呢？”

林志云说：“我想老宋是只看到整体吊装的困难一面。”

老冯说：“对困难，我们要分析，分析困难就是调查研究嘛！大会战既要有精神条件，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，谁也不会凭空把百来吨的破碎机安装到基础上，但是老宋他一听你们提出的整体吊装就皱了眉头，就封门，这就不对了；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。”

林志云说：“待老宋火气消一消，我再去找他谈。”

老冯高兴了，说：“对，咱们都要找他谈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谈三遍。干革命嘛，要搞团结，不能搞分裂，领导班子一条缝，怎么学大庆啊！”

两人正谈得投机，林志云看到一个女青年，调皮地走在铁轨上，摇摇晃晃地伸展着两手，边笑边走，她后边跟着一个虎愣愣的小青年，悄声地叫着：“丽华，快下来吧！”

当姑娘栽栽歪歪顺着铁轨走到林志云和老冯跟前时，吓了一跳，转身训斥跟着的小伙子：“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！”

小伙子这时也愣了眼。

姑娘认出来是林志云和老冯时，她上前说道：“林师傅，军

代表：那定下的样板戏还演不演啦！”

她的名字叫宋丽华，林志云班的吊车工，矿山文艺宣传队扮演小常宝的业余演员，浑身焕发着革命的朝气。小伙子呢，是林志云的儿子，开拖拉机的。

林志云没回答宋丽华的问题，指着儿子问：“你不去开拖拉机运破碎机，在这里叫喊什么？”

儿子看了一眼丽华，说：“宋指挥叫停车的。”

宋丽华连忙接口说：“是我爹下的命令，叫拖拉机先不要运破碎机了，火气挺大，还对我说演戏的事也吹了，俺们才来找你。”

军代表老冯一看这场面，笑着说：“一切都要按计划进行，破碎机要抓紧拖运，样板戏也要按期上演，一刻也不能停！”

“好。”小青年舒了一口气，连忙摇着手说：“快走，丽华，听到了吗？一刻也不能停！”

林志云嘱咐宋丽华说：“演戏别忘了练操作，这次安装破碎机还要看你们吊车工呢！”

宋丽华爽爽快快地说：“林师傅放心吧，排完戏我就回班里练操作。”

林志云望着儿子说：“你快给我开车去！”

军代表老冯看着两个青年走远了，对林志云说：“咱们也走吧，到班里看看。”

林志云象是没理会军代表的意思，仍然侧耳静听。当他听到拖拉机的吼叫声又响起来的时候，这才满意地点头说：“班里欢迎你去。”

林志云班就在铁路旁边的木板房里，当他们推开门进去时，只见全班的人围在一个桌子上，桌面上用木板条搭的房骨架，上边还左拉右扯的拴了好多线绳。老冯说：“怎么，摆龙门阵呢！”

全班人都笑了，连忙闪开地方，林志云推老冯往桌面上靠。老冯趴在桌边上细细看了一番，还是笑着说：“没看懂，要说放炮打枪还有门儿，这龙门阵却要向师傅请教。”

林志云解释说：“那横棍好比破碎机厂房的钢架，那线绳好比卷扬机的钢绳……”

老冯的心豁亮了，他点头说：“好，想的好。你们是要在房架上挂滑车，代替吊杆呀！”

林志云拍了一下手说：“就这么简单！”

老冯用手指着全班的笑脸说：“不简单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！你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是经过反复比试吧，你们费了多少心血，这是很难计算的。”

一个工人说：“军代表真知道咱们的心情，咱工人就有一股硬不服劲的志气。”

老冯说：“你们得给我详细讲讲，怎么样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的。老林，要是老宋看到这个设想，我看也就容易解疙瘩啦！快去找他！”

经这么一启发，林志云觉得有理，说：“老冯，你和班里人多琢磨琢磨，我去找老宋。”

林志云一口气跑进了破碎厂。走进高大的厂房里，人变得很小了。抬头望上去，厂房顶高达近百米，漏顶的房架，钢

梁纵横，一片白云在蓝天上浮动。往下看，巨大的混凝土基础深达七十米，黑黝黝洞口，等待着安装破碎机。他呼喊老宋，厂房里响着很大的回声。工人告诉他，宋指挥到基础下边去了。

林志云顺着平台下的铁扶梯往基础下走。基础下边，灯火闪烁，响着一阵阵清脆的敲击声。他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坐在破碎机地脚螺丝旁边，手举大锤，用力地敲击扁铲，混凝土的碎块“砰砰啪啪”飞窜。

林志云叫了声：“老宋！”

那人象是没听见，仍然挥动手锤，“砰啪”的一个劲敲打。

林志云走到他身后，又叫了一声：“老宋同志！”

那人没回头，仍然挥动手锤，“砰啪”的敲着，节奏却慢了下来。

“老宋，军代表老冯专门叫我来找你的。”林志云把手放在老宋的肩上，情谊深长地说：“我要找你谈谈，你不能闭口不和我说话呀！”

老宋身子动了一下，仍然挥动手锤，“砰啪”地敲着，开始说：“有话你就说，我听着。”

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，说话不用拐弯抹角，从我们入党那天起，我们都是决心拨出一腔热血去奔共产主义事业。现在我们都在领导岗位上，不要因为顶撞了几句就这样；我错了，你要批评我，我虚心接受。”

老宋没回头，但是手锤敲打的节奏已经乱了。他说：“我和你没有私人成见，咱们有三十年的交往了。唉，三十多年，

尽管风来雨去，咱们没红过脸，可……这几年，你和我对仗几次了。”

“老宋，这些事我都没有忘，我和你是在鬼子的劳工营里认识的，咱们熬苦受压，咱们互相扶着走出那人间地狱，咱们是生死的阶级弟兄，我下决心听你的，可……这几年，你在领导岗位上，有事找工人商量的少，对工人的建议你常常皱眉头。”

手锤打不下去了，老宋点点头：“这是实话。”

林志云说：“有事和技术人员商量是应该的，可工人的话更要听。就拿破碎机安装，工人研究了十几天，采取措施要一次吊装，既快又保证质量，不应该听听吗？偏要大卸八块，按老规矩干，这不是走什么路线的问题吗？”

老宋丢下手锤和扁铲，他说：“现在的两个吊杆是抬不起上百吨的破碎机，我要对党的事业负责。”

“如果工人有办法增加起吊能力呢？”

“增加新吊杆吗，来不及啦；还有什么潜力挖呢！”

“有个土办法，就怕你看不上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坐在这基础凿混凝土，生闷气，能有办法？”

“我不是生闷气，你说的那句‘穿新鞋走老路’触了我的心，我是在过电影啊！”

林志云看见老宋激动的脸面，忙去握他的手，说：“苏修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破坏得矿山不象样啦，毛主席号召要开发矿业，咱们走的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，毛主席叫咱们团结起来，

咱们领导班子要攥紧一个拳头打出去，才能把修正主义的种种流毒肃清。咱们走吧，找老冯再谈谈。”

老宋点点头，顶着一身混凝土灰粉爬上扶梯。

吓，好家伙，拖拉机已经把破碎机拖进了平台，巨大的机体象一艘大轮船驶进船坞。军代表老冯早已带领安装班的工人在平台布置安装准备，那个整体吊装的土模型也抬在平台上。宋丽华穿了身工装，眼圈上的油采还没洗净，她又和那位拖拉机手站在一起，嘀咕着什么。

看见林志云和老宋上了平台；老冯老远就招呼：“老宋，快过来看看，这试吊行得通不？”

老宋三步并两步，走到模型前一看，连连点头：

“呀，这是想用房架钢梁拴起吊葫芦啊！”

军代表老冯拍着手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多巧妙，房架钢梁上拴上两起吊葫芦，再加上两个吊杆，总能力就能吊一百四十吨，破碎机才一百吨，整体吊装你看问题大不大？”

老宋也抿咀笑了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，说：“真没想到，这是谁发明的，指挥部要好好表扬表扬。”

老冯也说：“我也是在追问，谁出的点子……”

林志云指着抬装卷扬机的工人说：“他们，七凑八凑搞起来的。”

老宋说：“你敢说没有你的主意。”

林志云笑了。

老宋看见了女儿，就招呼说：“丽华，快去指挥部叫技术组的人全过来，见识见识。”

女儿“嘿”了一声，就跑开了。

老宋用手捅了林志云一下说：“看见啦，丽华后头走的就是你家的二虎！这小子没听我的命令，把破碎机运来了，这对我也是一个教育，哈哈……”

军代表老冯提醒说：“只等拴好起吊葫芦，老宋指挥试吊！”

这时，林志云已经背上了一个大起吊葫芦，登上了破碎厂房爬行的铁梯。

铁梯窄小而陡峭。……

老宋一看急了眼：“谁叫他上去的，他身体……嘿！”

老冯大声地喊道：“老林下来，换一个人上去。”

经老冯一喊，破碎机平台上的人都发现了，只见林志云身缠安全带，肩背大起吊葫芦，已经爬到六七十米高了。从指挥部赶来的技术人员看到这景象，都张大了咀，为林志云捏一把汗。

一个工人抄起半导体喇叭要喊，这会儿，却被老宋一把抢下来，说：“不能喊，都小声点，别影响他的精力。”

林志云每登一步，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，他知道肩上背的不只是一个几十斤重的小葫芦，那是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。他 also知道工地上，破碎厂房里，运输线上，各个附设工程的房顶上，都有人看着他。而且这些眼光，不仅仅是关心他个人，更重要的是都和他一样，只有一个信念：我们工人阶级要为毛主席争光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！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”林志云背诵着毛主席语录，登上了吊

车梁，再往屋梁上攀登就没有扶梯，只有小人字支架可以上人，这是三十多米立陡的一段险路。他要象登山运动员攀登冰墙一样立悬着身体前进！

林志云站在人字支架前，喘口气，稳稳神，聚集着力量。他仰脸从空旷的梁架上看出去，空中有一轮火红耀眼的太阳，朵朵淡云在晴空中浮动，那晴空就象海洋，云朵组成了地图般的形状。一朵象非洲，那一朵又象拉美。风云激荡的亚、非、拉革命风云一下涌进心头。猛然林志云力涌胆壮，手攀着人字架又一步步登高。

平台上人声哑静，人们闷住呼吸看着林志云的一举一动。

林志云上了近百米的高空，两手已经握住了屋顶钢架，要想把起吊葫芦挂在钢梁上，必须凌空行走一段钢架，这段钢架，没有跳板和遮栏，只能从一脚宽的角钢架上行走。林志云往下看了一眼，下边灯火齐亮，军代表老冯帽子上的红五星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老冯向林志云摆手示意。他又看见宋指挥手拿一条安全带在身上比划着，林志云明白这是叫他注意安全。林志云从心里感激着党和同志们的信赖和支持。

林志云稳住了平衡，张开一只手，用脚试了试钢架的宽度，两眼盯准要奔的目标，决心一下，一个急换步，一段三米多的凌空百米高的窄窄钢架被他闯过去了。

他听到了从下边传来的惊叹声和欢乐声。

他用脚盘住钢架，轻捷地就把起吊葫芦挂到了钢梁上。

欢呼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。他向下挥了挥手。

这时候，他看见宋丽华已经上了吊车梁，正要往人字架上

攀登！

他冲着姑娘喊了一声：“宋丽华，快下去，太危险！”

姑娘仰着脸，眼泪在眼里打转，她说：“林师傅，你自己呢！”

“我没有啥”，林志云说：“快下去，告诉老冯和你爹，穿上钢丝马上试吊，我在这上边看看钢梁的变化……”

“那不更危险吗？”

“你看，我不是缠上了安全带吗！”

姑娘的眼泪流在腮上，她不肯动地方。

“宋丽华，听指挥，下去吧！我还要听你们的样板戏呢！”

“林师傅，样板戏我一定好好唱。可，现在，我是冲破那么多阻拦，上来给你当助手的。”

林志云感动了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就缺人传达一句话，不要管我，看到我的手势就试吊。叫他们看我的手势，要停就停，要吊就吊。”

“嗯！”姑娘听到这里，只好下去了。

林志云盯着姑娘一步步往下走，一再叮咛她握住扶梯栏杆。

林志云从高空往下看，看到了决战的全景。来了这么多的人啊，破碎机已经拴在吊钩上了，几十股钢丝绳从吊杆和起吊葫芦上拴连下去，组成了一个起吊网。宋丽华已经站在了卷扬机旁，手握操纵杆，盯着宋指挥手中的红旗，各个岗位上都有人，老冯挥着手正在讲述着什么，大概是战前动员。

林志云听到了哨音和半导体喇叭传出的命令，“准备，各

就各位！”

林志云向下作了手势，为了判断钢梁承重变化情况，他把头顶在钢梁下边，准备感受变化时的压力。

这一瞬间，林志云只感到一次很大的震动，当他细瞅起吊葫芦时，那大大的滑轮已经顺利的转动了。

一切都好，钢梁变化不大。

他向下看，那个巨大的破碎机体象一艘轮船飘浮在人群旗海的上空。

“成功了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广播器里传播出《国际歌》雄伟的声音。

“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？

是我们劳动群众。

……”

林志云抬头看天空，那天空中闪烁着红霞般的光辉。